



眞繫

18

ル 5  
3254  
18





凡 5  
3254  
18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二冊

蕭彥 巡撫江南涇縣人

陳末議 以備采擇疏

李本固 巡按河南固始人

安插思化疏

周嘉謨 巡撫湖廣景陵人

清理莊田疏

滇繫 八之二 藝文目錄

昭  
三  
七  
三



張紘 左布政陝西富平人

建布政司公廨記

陳文 右布政江西廬陵人

南壩開記

商輅 大學士浙江淳安人

重修按察司署記

楊廷和 大學士四川新都人

新設永昌府治記

毛鳳韶 巡按湖廣麻城人

三節祠記

楊慎 修撰諱戍廷和子

碧曉精舍記 定遠縣儒學

連然新井記

馮時可 提學江南吳縣人

傅公祠記

李夢陽 副使河南祥符人

石淙精舍記

崔銑 尚書河南安陽人

石淙對



李東陽

大學士湖廣茶陵人

石淙賦

陸深

尚書江南上海人

月塢記

黃琮

左參政廣東海陽人

修建五華書院記

楊慎

游點蒼山記

張佳允

提學四川銅梁人

游安甯溫泉記

羅元正

按察使江西人

橫山水洞記

王士性

副使浙江臨海人

泛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鄒應龍

巡撫陝西長安人

通靈洞記

楊師孔

僉事江西廬陵人

溫泉游記



張佳允

臨安三洞記

王奎

參議謫戍浙江松陽人

雲龍山記

解一經

知府江西人

游阿盧仙洞記

郎瑛

布衣浙江仁和人

顏洞小記

黃衷

巡撫廣東南海人

南明洞天記

錢邦芑

副都御史江南華亭人

華嚴洞記

石洞上潭記

石洞下潭記

尹伸

敘州人明副使

游文殊巖記

張佳允

銅梁人明提學

游大華山記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蕭彥敷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臣聞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為治不在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臣之所經略與邇者迤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犁然具矣惟是一二末議有不得不  
上請者謹開列以聞其一議礦場以便責成雲南礦課取天地  
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題留兵餉抑又重矣  
乃歷年逋負過半而大理為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



不皆遺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硯頭之利而爲已私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其弊至此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澂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滄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每年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鑛場專責臨元一道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一人之身勢不能徧歷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未流將責之郡縣而郡縣又皆異屬礦硯之盛衰匿不以聞錢糧之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束之高閣促督嚴急加以諛語各分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爲嫌遠利爲幸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者

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詳議極陳不便之狀臣惟政由俗革事以時異彼一時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爲便此一時也分守駐各道則以分屬守道爲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令有所不行而礙民之利病遂不及聞礦脈之盛衰遂不及知或增減失宜則苦于輸納之難豈獨病于官且病于民試舉而更之豈獨便于官且便于民相去甚懸而或以爲礦場道令有專勅則各道亦領一勅乎臣以爲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勅分屬則以各道轄各地不必有勅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耶礦場專勅卽照例繳進可也其二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在



極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彈壓有事策應  
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道者分布四陲至  
密至當無容議矣獨瀾滄駐在洱海管轄視他道獨廣而武定  
軍民府寓焉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遙往返動以月計而該府  
係初定之區仍存民之舊較之他郡大有逕庭其官司關白則  
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夸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  
一有緩急后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  
武定之謂也至于雲南府于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  
由雲南係省衛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蠻錯布往者尋

甸武定之役烽火達于近郊省城且震動已無論往事卽如居  
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焉屬之泛焉應之而各官軍亦  
且泛焉視其上若干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  
捕都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有之千人舉瓢不如一人挈之而  
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  
定雲南二府軍務屬分巡安普道管理卽改曰兵巡道如浙之  
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之實無增  
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  
靖爲便夫曲靖較瀾滄則稍近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



海縣 三  
所屬故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間  
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  
因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南土地遼濶禁網不及周故簡飭之  
難夸糴錯居易動難馴故綏懷之難土流並列急則憤實則肆  
故彈壓之難也一省之中瘠者半沃者半瘠則易厭沃則易淫  
故堅貞之難其寄命于縣令托生于刺史較之中土尤甚故滇  
夙號遠方爲士人所不樂居其餘補茲方者非以遷謫則以劣  
考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嘗及之該部亦旣題覆  
而除補之期或當乏人之會勢不得不遷就故遠民之望若黍

苗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茲者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  
而大比屆期科甲之英其特用者當亦不少請乞勅下吏部今  
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以十分爲率甲補其四  
貢如之年壯者補其二彼其出身科甲有遠大之望自能展布  
四體而遐方之民亦且聳然新其觀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  
愒者其效立致也夫科甲之流甯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之二  
三耳以遷謫以他途又甯無以賢能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夫  
天下未有不能于彼而能于此亦未有不潔于彼而潔于此者  
臣以爲大計有疵之吏果當議處或降用或降間令散處于宇



內之僻地如蓬麻然而毋徒以遠方之民待末路之輩也朝廷不以遠方弃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滇人之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策應雲南幅員如曲靖尋甸臨安澂江廣西廣南霑益羅平皆東南境也壤地錯列如犬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依而霑平守備與臨元參將若鼎足焉不相上下若賓主焉不相維繫霑平之利害參將曰非吾屬也臨安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盤戾且將衡決矣近該按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關受令騰衝騰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夫臨安之參將可以騰衝例霑平

之守備可以順蒙例以參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參將之名可以震讐夷人莫若照迤西事例霑平守備併聽臨安參將節制如霑平有警則參將速爲應援如臨安有警則守備立聽調發有逗留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例參處而居恒止于行文約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庶兩將之名正而氣脉通兩將之兵合而聲勢壯聳于迤東不無小補矣其五議襲替以慰夸心國家以夷治夷不盡統以漢官授之冠帶列之等級然又嚴承襲之規示大一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奉行漸久阻抑多方夸心苦之于是一議而寬其起京之例再議而蠲其冠帶之銀所以



體之又甚周乃至於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年而不具結者有別生事端反覆駁勘者有憂讒畏譏習爲規避者有任憑吏書遲速惟命者下逮土巡檢驛丞等官率多貧難無以厭吏胥之欲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茲尺地孰非王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士舍猶然管理地方當事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爲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謂號爲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令甲不行于遐方而進退不稟于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國體也土司不勝憤閒或因而跳去官司輒被之罪亟問之而土司以其

忿心乘其畏心益逸而出于法之外至于上干天憲如曩之木邦隴川者見以爲不臣而其始固亦承襲之留難激之也夫獨二土司乎哉此其所關者重也關夷情也查得萬曆九年十一月內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撫按衙門各特設有司告襲文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奏年月年終咨揭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其累年不給者不一而足詰之則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催未報也不知土司之不出誰激之而見催不報又誰之愆哉充吏書之囊橐啟土司之攜貳莫大于此臣竊自今定議凡土司告襲行司而司不卽行罪



在該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卽行罪在該道道行該府縣而該府縣不卽結則罪在該府縣果于倫序無失不必別生猜疑果于夸心不拂不必過爲搜求倘有窒礙卽便申詳非出告訐不得駁勘責令布政司于代奏本內備開某土舍于某年月日告襲某衙門于某月日勘結該司于某月日代奏如或有年月遲久者顯是留難該部科卽行參究如是庶稽嚴而責成嚴該司懼查參之及已自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戾之逮身自不得不急于勘結上可以存國體下可以安夷心卽雕題文身之輩皆不侵不叛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夸譽夸方之變每

起于土司土司之事每始丁爭襲廣南之父于富州之叔姪其明鑒也然此循其可稽者也如往者干崖之立刀怕瑄怕文怕潤輩各持一議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數年而不定大都倫序不明紀載不預土司得以愛憎爲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爲高下輕則文移告訐重則干戈侵奪率此之由臣觀雲南土司如遠而孟養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居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關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者也試著爲例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扇一扇存道凡各土官生有子息令其報各道一切嫡庶少長之倫手籍而記存之毋



滇黔  
委吏書記畢手取而謹貯之毋雜之別案其一扇則登記送臣  
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兔在市而心志定矣有告襲取  
而按之耳有告訐則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  
其溺愛之計夸民見其籍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  
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見其子之初生未有不愛者其報之未  
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倫序  
未有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耳其七議  
定疆以杜強暴晉楚之兵起于爭桑虞芮之訟起于攘田自古  
而然况分土分民在土司猶有一定之制者邇年以來強者以

力富者以財取諸彼以與此蓋不特一二然者姑以麗江言之  
麗江古吐蕃之境與鶴慶爲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  
間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加厚殖日市劍川界內  
之奪田與其民田夷與民狃于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于  
是麗江之轄駸駸出疆界之外而其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木  
大必折尾大不掉異日者能不費區畫哉夫土司之疆朝廷之  
分疆也彼不得盈此不得縮請乞嚴爲限制復行臣等轉行通  
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夸司土田卽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  
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預寢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以



滇繫  
木  
侵界罪之如有越而賣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永無患也甯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夫雲南一省環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事其不良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乃作奸捍綱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並城而居或接壤而處慕名義希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喜抑之則艱然以慚卽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服由斯以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勸懲無聞

有善則不得爲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文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爲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擇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撫按復命董舉一二人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構兵至犯科亾等昭然顯著者撫按復命閒亦論舉一人如過而不甚卽無之亦可其舉者有賞賞以金俟三舉則降勅旌之五舉則加服色旌之如是而土司知所勸其論者有戒戒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服色重則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司知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譬之羈牛馬者柵柄在我而莫有不



滇粵  
就我之鞭策者也今之士司撫按官豈無旌別之行哉出之于撫按則彼視之以爲常而出之于朝廷則彼得之以爲異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褻故以復命爲期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入爲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爲準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爲西南陲語然事關官守非奉宸斷不可以更故轍事關夷情非聆天言不可以聳聽聽故敢不避瑣瀆會疏具題

李本固安插思化疏

臣惟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中國何負于緬緬亦何憾于中國乃連歲驛騷以至今日遂蹂躪三宣震驚騰永而志猶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陛下威靈撫鎮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駢逐歸聚版章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處置不當誠恐我之甲冑未解而緬之象馬復來年復一年滇且坐做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奧騰永則其門戶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謂其外禦賊寇內固門庭彼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奧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爲之藩籬則溺其職矣蓋緬中鮮



鹽茶繒帛毛纓諸物勢必取于中國往時會遣人貿易道徑蠻  
莫思化輒剽殺之卽近邊樵獵亦略之以爲俘故緬有深恨積  
怨于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仁從旁懲魚彼緬  
安得不歲歲入乎是起釁挑禍之由及緬之入又不能當輒攜  
其妻孥率其部落奔蠻莫而遁以仰哺于我且殘食于三宣諸  
甸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則入隴  
川是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夷也勢不得不給  
銀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示兵力以庇翼之卽戰而勝驅緬而  
歸我亦不無損况未必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

十萬計士馬之匹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轉輸數鍾致一石  
驛遞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滇蕭條職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  
安其堂奧育其子姓保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  
宵遁之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事胡時麟呈稱  
轉行廣南知府漆文昌撫夸同知龐一夔監軍同知姚允升等  
會議欲將思化安插潞江給之牛粟彼傲然不聽又歷舉小隴  
川羅卜思莊等處問之亦復不聽其稟該道欲回蠻莫且乞討  
水牛二三百隻并三四月分養贍銀兩遂自擁衆西歸適漆文  
昌遇之于崖問其何往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大義責之曰我暫



住永雅漆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干崖借永雅之地與居不許  
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贍犒賞銀五百兩外再給以牛種銀  
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贍銀兩停止等因呈報臣批其贖曰思  
化向為兵端使國家勞師費財今又不聽議處強住干崖干崖  
之人奚罪焉且此去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復欲給銀  
五百兩毋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詳乃該道未及另議而思化  
固已歸蠻莫矣其桀驁難馴又如此上則方命下則圯族內樹  
禍本外置盜媒賊來則我當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驕子然  
故滇人每謂思化鄧子龍為二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

歇也臣愚以為不若另置之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為  
不若制之以兵力便蓋計思化之部落盡老幼男婦不滿一萬  
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騰姚客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  
此其衆寡強弱不啻倍蓰彼且結怨于緬失德于部落離心于  
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潞  
江或置之小隴川等處即以蠻莫沃饒之壤為蠻哈等練關之  
堡無事荷鋤以畊有事則練堡以守不煩開墾便是新畬如若  
不然或以其地給附干崖諸夷即便籍其名為戍無不樂受尤  
勝客兵又不然或定其地為榛莽使賊入無所略而去無所戀



靡不可者並其立關堡開屯田諸策一如近日撫臣會題奉欽  
依內事理著實奉行則斷屬夷挑釁之路絕緬人弄兵之端樹  
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  
緬欲欵我聽之往來貿易我善遇彼既知我之有備又將感我  
之不殺行當効順誰敢稱兵遲以數年而銷兵減餉之說始可  
次第舉矣或為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送允墨食蠻莫其意  
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百里去阿瓦六千五百里所  
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為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允墨之眾  
能有幾何烟瘴初收之時緬眾未來之際乘虛取之無異拉朽

越千里置孤懸即緬之計亦云左矣况蠻莫彼未必能得乎又  
有為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為緬復讐且示之弱也思化為我  
屬夷我得而易置之况思化之罪有難以縷指數者如先年竊  
殺夷緬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悞李材罪一近年稱為鄧子龍  
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以悞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  
思仁憤而投緬罪三剝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  
甸諸夸窖粟牛馬眾叛親離強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  
乃不待以不誅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仇之為復吾且建  
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哉



周嘉謨莊田冊疏

看得沐鎮握兵符世守茲土祿俸外聽置田莊國家所爲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八千三十一頃三十七畝其稅糧三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爲不多矣推而上之西平八滇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代累乃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勛非常之眷豈不能厚自封殖而顧儉于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自十六年來迨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于舊環滇村內莫非總莊有更僕難悉數者于是乎鎮不得不委之參隨分之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派雜徵之外有凶名虐斃所加不至

膏見髓乾不止嗟嗟此固朝廷二百餘年所休養漢夸出諸鳥言卉服而歸版圖者也饑寒旣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爲拔本塞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原滔天之勢殆日尋干戈肝腦塗地雖有智者不能爲鎮計耳幸兩院會題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之力而始犁然稱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皇仁于無窮寬投獻者姑不例遣止令認納差糧以開法網于大宥新墾置者一體齊民亦弗盡依會典以昭作貢于任土且有司徵解其體統崇也口免魚肉其輸將樂也有參隨莊佃向所侵漁鎮弗及知而坐受怨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



之二二年官民相得糧粒不逋將拌芥之區胥成沃壤夷爨之種悉爲良民綠林之釁自清素封之瑕不起甯獨編糧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霑一分之賜蓋賦役均平惠澤溥遍皆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也惟是參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之騷擾莊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參隨人等不無缺望者似亦不暇顧矣矧其中有鎮臣徒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于下怨歸于上者今一旦盡數清出其所利于鎮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解毋得逋負使鎮臣藉爲口實災傷並議減免收納必須公平毋得偏累使莊民永有依歸則又臣等撫按司道之責無煩廟堂過慮者矣

明張紘建布政使公廨記

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十步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蹟但歷歲已久柱傾瓦漏者屢矣紘備員以來旅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



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均未易也初今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功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督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然宮室服用富厚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隱是以樂

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缺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閒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今得其地因俗爲治撫之爲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齟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於事幾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



信也故當無事則宜蕩佚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  
或有蝨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  
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牀下伏矣敬告來哲誠  
不知所以裁之

陳文南壩閘記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於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北左金馬  
右碧雞支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  
無極南壩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邵甸諸山凡九  
十九泉或潰而流或營而瀦或激而波或澮注而溪焉或山夾

而澗焉攸焉汨焉會於盤龍江至松華壩則岐爲二河一繇金  
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繇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於滇池蒙段  
氏時過春登者堤上多種黃花名遮道金稜河過雲津者堤上  
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河嘗築土名爲二堰於河之要處障其  
流以灌田凡數十萬畝元時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修之  
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卽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因此爲堰  
不過興一時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有明混一區  
宇雲南恃遠弗庭洪武壬戌黔甯王時爲西平侯奉命率師平  
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厚以惠利俾兵民並力於田



畝耕穫不違其時而南壩之修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鎮事  
思宏前緒謀造石閘以蓄洩爲經久利方儲材命工值邊境多  
事未就其志景泰癸酉今總戎繼軒公廼圖成於參贊恩庵鄭  
公議定而後會焉時布政司左使賈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  
二三同志皆力相也既而上其事於朝亦不易其初議廼計舊  
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校之  
有智計者田凱李振郭進董其役其條畫之善用度之宜則沐  
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爲閘而扁以木視水之大小而時其  
閉縱又因其餘材相關之西爲廟以祀神之主此閘者其東爲

亭與廟相值而春秋勸省耕穫則休於其中於景泰甲戌八月  
十有二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力合之  
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旣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自今  
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二公賜也願紀其  
事於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廼以記丐於予予  
謂沐公爲定邊之孫黔甯王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  
右軍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宏  
達之識廉方公正之操參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  
寄相濟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爲



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不記昔羊叔子杜元凱相繼鎮襄陽皆能修政立事以成晉業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故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人奚遠哉余言雖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然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

商輅重建雲南按察司署記

本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於時卽昆明縣治爲之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不過易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莊君欵奉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之地而隘陋若此可乎况邊方甯靖時可有爲若復因循誰之過耶遂偕僚衆謀諸鎮守太監錢君能總戎黔國沐公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而以本司爲貢院以圓通寺西空閒官舍改爲中衛諸公稱善乃合辭具疏以聞上可之事旣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



人咸稱厥事沐公及錢君首捐白金爲倡一時在位皆以俸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億方明專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材木甄斲之需悉出於公採辦興築之役弗勞於民凡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廡廨宇獄禁以至廩庖庖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軒豁真憲府哉莊君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之地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鋤

強禁暴使所居弗稱曷以重威是宜莊君倡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玉成之由是規制一新吏民政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曉然知惡之不可爲法之不可犯則柏臺清峻無愧於興建之功憲職修舉不負於付託之重蓋一舉而衆美備矣故記

楊廷和新建永昌府治記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郡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務遠略創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於銀生巖甸其地去今治千餘里是所謂金齒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爲衛移就永昌府仍冒金齒之名



其實非也我朝洪武壬申省府以其名併入金齒永昌兩千戶所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向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朝廷悠遠文教疎濶上下交征日朘月削盡民之所入及地之所產不足以供谿壑之欲而民日益困戶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往往言於所司欲復府治前此巡按屢以上聞輒下守臣勘報各阿所好因而庇之虛喝夷民以必不可復之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巡撫都御史何公孟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勳巡按御史羅君玉席君春連章請革鎮置府議上報可遂改

爲永昌軍民府永昌人聞之室家胥慶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矣我有田畝我食我力無豪奪我者也有男女我婚我嫁無脇誘我者也有官守我師我帥無鄙夷我者也不圖今日復爲幸民此新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忠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幾何公召爲吏部或有鼓扇頑民欲害其成者都御史王公啟繼亟以興革之原禍福之幾榜於道路仍督藩臬重臣往殿之捕首事數人寘於法反側復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土民具言府治未建人心且將惑傅君卽日審勢定址計財料工以內鎮守舊治改爲之王公特檄參政鄧君相副使



蕭君乾元董其事兩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制法所宜有罔或不備永昌至是真大幸矣布政黃君忠遣人來請予記夫天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斷而運之在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兩鎮之虐也凡有憂民之心者孰不欲更之而議或不協又泥於時勢之難爲固有獨倡而無和欲執而不能者聖朝更化百度維新何公首主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藩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以一興革閒而惠流遠徼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徵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爲政清潔夷俗安之書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衰此則近日守臣建議慎擇故

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事爲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略云

毛鳳韶通海縣三節祠記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庠生東欽欽父旭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錄其家以往盧與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卒於兵無子盧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娶之盧縊於室獲救復強致聘具盧誓之棄其物於門外三日哭不食適夫妹東氏自海外來張言必娶之東勸盧避其家盧佯許之隨至海畔給東先行赴水死時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



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為中門又前為大門匾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勵風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因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教也如

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按通海戴子以告曰執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計利害為身謀而東氏父子夫婦各秉節守義於流離顛沛之際甘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歿百四十年踪跡泯泯戴子乃獨揆其事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薄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楊慎碧曉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曉以由形似秦曉關受此稱爾高曉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沂東鎮氏有別



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隸古定曰碧曉他日有客愁獻疑於楊子  
曰茲曉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  
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  
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  
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土人范甯  
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  
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  
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土人故介葛廬戎曼子  
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綢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

兩漢地名驛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  
之意也慎自執戟於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崦嵫  
而爲祿臑呂閭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瀾滄江之爲浪  
滄江也不止曉之爲橋耳方言既譌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  
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於春秋專門其學  
而又以世族閥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  
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蒼蔚清冷  
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楊慎定遠縣儒學記



滇擊  
雲南楚雄府屬曰定遠舊未有學提學副使仰齋胡公建議請於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司請於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嶲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髡州後譌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至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本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取越嶲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彰休

盛然特以闢土服遠言爾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攸宜用雖去神皋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已於洪武初元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澤豈可憬彼自棄乎矧髡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應化已兆於武王永清之世而武侯之過化則澹泊明志之真道甯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於六經發揮於諸子更僕未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甯靜之一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宦之稱首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



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人乎敬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楊慎連然新井記

安甯爲漢之連然縣據班氏地理志有鹽官焉今其遺井四曰大界曰洪源曰河中曰石井也嘉靖己酉奉勅理鹽法雲南布政司參政平崖李公以濬新井之議白於巡撫都御史箬溪顧公巡按御史石海林公乃檄下安甯鹽課提舉張右銘及同提舉姚文而銘實專董其役不一歲而井成李公名之曰連然新井稱從漢舊績則新矣又亭其上以蔽風雨下綴石爲壘澁以

廉之以遏淫潦蓋其地濱螳螂川勢宜爾也是歲十月李公復按其地謂右銘曰盍碑之樂石乃屬詞於慎嗚呼山海天地自然之利也惟不私其有而公之人則是順天因地虞廷之阜財中庸之寶藏也若國專禹筴之富民隱覆盆之憂官權而私病上肥而下瘠開利孔懸罪梯是管商而已桑孔而已豈聖朝設官之意哉繫惟李公之勑是舉也俾茲一泓之饒庸補四泉之乏實以阜吾民非腴民以阜財也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又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此二志者今之謂矣嗣茲職者宜鏡茲雲南右布政使羅湖劉公參政雲阿譙公參議龍巖趙公賓竹



王公按察副使仰齋胡公雲門周公石庵郝公臨溪張公漸庵  
郭公僉事泉陂孟公劍峯黃公同議而協之贊行部而觀厥成  
例得牽聯而書之

馮時可傅公祠記

傅公諱天錫字佑之長身瑰瑋矯矯若雲龍爲經生卽有聲尤  
工詩詩格高不作大厯以後語暇卽談兵以穰苴司馬自負每  
籌策天下事慨懷中窾揚眉裂眼人不能難一日忽語同學生  
曰吾仰測渾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成龍文五彩者  
其天子氣耶遂棄去閒關投謁高皇帝被杭僞帥潘允明兵執

詣帥帥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若不日且茹肝無臣  
我我翹然男子非若臣也鬚鬚張日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允  
明與諸卒皆辟易不敢兵俄報明李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壓  
允明營明謀拒敵公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擣磔列卻  
掃千里前茅至此無完卵矣且縮甲可幾幅毋以身試刃允明  
雖駭公言亢而與其黨計以爲然乃釋公縛偕僞員外方彝身  
往策于武靖武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允明款武靖不煩一  
矢獲甲十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訓導公之官至則招其豪  
傑詣金陵上事時僧機先黠有謀引倭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



滇黔  
機先狀以請州乃設備誘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兵犯大名公蒞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敵縮璽還請就司寇法詔報曰傅某有殊績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公配于氏攜以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安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公曰爾何餒悖失策往吾守大名不完郭皇帝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枹鼓曷報免胄捕賊死之士人以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生易庵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科僉事中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秦公請於朝立祠祀焉故制狃樸不足安靈歲月既久

漸卽毀隊至萬曆之末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德侍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會中丞承天劉公聞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風永永吳郡馮時可以督學行郵拜瞻公祠徘徊悵慕者久之念聞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因爲之序次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爲元約身出非祈榮爲明致身裔夏大分君臣大倫皎然星日矩我衿紳僞師鴟張公執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抽矢如蝟攢戟若筠片語單詞狂狡革囂惜哉鴛鴦圖不麒麟滇池恩遣萬里含辛重關蒲塞毒草蘭津蠢爾安酋蹈藉我闡公備持矛曰敢逡巡支糜朝原魂



海峽  
依夕燐古有傑士公真其倫纍纍者邱韓韓者神何以表之厥  
廟維新我鼓淵淵我舞僦僦靈之來兮若吟若呻騶虬翼鸞駕  
空絕塵豐我稔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徜徉其閒靈  
爽常存

李夢陽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止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  
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  
楊公而公亦自安甯石淙渡徙鎮江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  
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陽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

故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邳郛之間曰小蛾眉者是也  
陽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  
茲非有道者為耶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出言濂溪也  
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耶  
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陽不佞少幸從公游得竊聞石淙焉  
石淙有虎邱之邱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來者奔流千里  
其地崩湍激石兩巖菰葦交合水汨循其間冷然金石之音故  
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皆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  
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美要在廬山陽羨



下也陽羨姑置無論且徙廬山其志奚爲者耶顧卒幽抑不見於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郵顯名四方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踞水匡坐石磯不一唵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雁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彼易此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周濂溪意耶陽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爾是何敢言記

崔銑石淙對

太宰邃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於湖南家於江南江表有屋命

曰石淙石淙者滇之勝也客曰地以域分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歟豫生曰有之昔周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思爲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故有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遐行而滅德翁方居巖閣之上乃耽山水之僻居士之迹殆不可歟生曰奚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省緣者去就決甘淡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亂故大鵬搏扶搖擊南溟者適而已龍可豢可食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罔居周公攝政而思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枯位於



是乎業著而道尊奚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歟生日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遜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四行不同失中一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受恩有厚薄焉不合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

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則必承其祚知消息盈虛之機貴豫處治忽安危之繫貴慎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七泉張詠表德以乖崖石淙之義將是類歟生日然吾聞陰陽之氣凝者爲結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禦孔惡其硜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跲曰才因勢曲成惟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備是故可以立已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李東陽石淙賦

遂庵楊先生應甯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遊寓巴陵卜築



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於朝出而官於外誤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示不忘也予嘗泛太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概於心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所懷爲述短賦至於體物敘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應之聲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生之意也哉其辭曰聳山谷兮崢嶸中潺湲兮水聲初濺涓以汨滴忽澎湃兮砰訇或在遠以疑近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一觸衆籟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曷蹄涔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

庭之波乎碧波于頃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之旣升旣升來遊來歌興懷於淇水之邱寄跡於此山之阿揆風景於毫芒繁孰少而孰多居士不答如茲石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漪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改方挹彼而注茲訝山川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非居士乃憮然而歎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爲石淙之爲淙也吾方手拊鏜鞳耳聞春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飈以助爽與皓魄而爭光達大觀於物外諒至美於南雙蓋將濯



海粵  
纓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舊邦東  
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績豈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  
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爲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  
比德蓋將礪我粗鈍蠲我宿癖滌塵垢於七情漱芳華於六籍  
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無息彼羣分兮類聚何物非兮太極  
殆不知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二客乃攜酒與琴游於淙  
上班荆雜坐林歌迭唱北南俱失主賓皆忘慨聚散之殊途顧  
行藏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鄉

陸深月塢記

金齒張愈光修古學而未苟合於今也自蒙以癡人之號將卽  
月塢之勝而益修焉以告于陸子曰含居山中築塢讀書盡山  
之勝有泉有澗有樹有卉有園有亭有臺榭有梵宮琳館可遊  
可憩可騎射獨於有月爲最勝山西峙凡西之山咸拱揖可俯  
故於得月爲最先月時泉聲澗影樹樾卉蔭園亭臺榭梵宮琳  
館參差隱映含輝互彩浮藍盪白若有若無顧而樂之使人心  
跡俱泯世界盡失期以終老焉又曰家君督含以進士業非古  
也弗敢廢命則茲山茲月之境荒哉又曰履靜以強志志強則  
學就緣癡以崇道道崇則用光含之志也深覽而異焉語之坐



告之曰吾子用志良勤矣夫君子之學古也道貴宏守貴約動  
貴時不宏不足以周務不約不足以致道不時不足以利用吾  
子疑於適越而廢冠屨矣冠屨者首足之所用也越人廢冠屨  
非能廢首足也故科目者豪傑之所出也非由科目而豪傑也  
吾子求道於六籍修辭於兩都誠古矣今天子置館閣設論思  
所以華國而經世者非俗學之所用也請與子論月可乎月之  
時用大矣懸象於天敵體於日代明於夜積成於歲雖然風雨  
之夕雖望無月晦朔之際雖月無明上弦之於下弦魄同而進  
退殊也晨見之於夕見形同而消長殊也春之溶溶也秋之皎

皎也夏之助暑也冬之競寒也是故月之變屢矣安往而不得  
月哉三代時士以選舉漢以經行魏晉以中正隋唐始以進士  
是故仕之變亦屢矣安往而不得士哉吾子耽月塢之山水幾  
于滯靜而未宏矣薄科舉之委瑣幾於鶩遠而未約矣任氣質  
以疾痰幾於過動而違時矣愈光爽然曰含癡庶其有瘳乎願  
書爲記

黃琮修建五華書院記

黃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滇至則聞所謂五華書院者以試事  
方棘日僕遯兩逸間不及一詣比冬始往觀焉遙岑面拱翠澤



胸羅真不減白鹿衡麓之勝而頽梁落棟鞠爲茂草令人徘徊  
歎息久之會時有道署之役弗克並舉越明年庚戌秋迺檄雲  
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已以丙舍不足辛  
亥復相左右町疇及城隍之餘地益之迄壬子春莫告成爲屋  
百七十有二修者半創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宮牆翼翼而山川  
之勝亦若爲改觀矣黃子曰昔讀橐駝氏言深以促耕督織爲  
病然古者田畯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  
鄉亭至榆莢葱韭雞彘之細各爲課籍何也儻亦民饑已饑民  
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歎夫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聯之有

科舉以勸之而又爲書院以課督之與催耕促織何異顧海內  
白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甯獨不以爲病實以爲利  
也於滇則余又以爲亟焉滇故百濮之餘也白漢元和中有神  
馬白鳥之瑞始開文學之風其後亂於唐棄於宋湮於勝國存  
者能幾至有明而始建諸學校至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滇之  
於學其亦地之甌脫田之菑畝也其耕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  
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車書內向皇風遠翔二百餘年於茲矣  
而孟賊潰訂寇攘竊據無時無之興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  
故豈非教道衰而彝倫斁愛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



自銷歟則庠序之外復於書院課督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興而士爲辭章之學今將以辭章課之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焉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書呈而文象著實興起而爲今日之科舉風會之流有自來矣且安見今之科舉而不爲昔之賓興耶夫口誦格言力探祕義得於心而筆之辭此孰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兼習其事今人直抉其精其於入道之門似尤簡徑若乃六德六行雖先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涵濡而自得之實非課程可及何也教之可得而指學之可得而循者皆文也子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之望於人者約禮顧所日與從事者何嘗脫然離文故文之於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也文斯辨辨而後不可欺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欺則誠誠之至聖之至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夫今之科舉不爲昔之賓興也者顧誠與欺爲何如耳惟諸生審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藉雲南太守彭君憲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南衛知事李枝陽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芳皆有功興作者例宜並書

楊慎遊點蒼山記



滇繫  
余自爲僂人所歷道塗萬有餘里齊魯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者無不遊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出夜郎道碧雞而西也其於山水蓋飮聞而饜見矣及至葉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疊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奠山海之間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久臥而起作然後知吾向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自今始嘉靖庚寅約同中谿李公爲點蒼之遊二月辛酉自龍尾關出天生橋夜宿海珠寺候龍關曉月兩山千仞中虛一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中谿與予各賦一詩詩

成而月猶不移洵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閣小次壬戌復行入關由溷溷亭而升覺真庵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圓海寺澹茗煮泉坐於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澗度石關至鶴頂寺松竹蔭軒洱波在席相與趺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處猶露日影紅黃一綫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卽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羣浴今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予曰但觀涌金流采已自勝矣癸亥北循山坡至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爲高僧講經處盤山脚而西至松蘿巖石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



樓篝燈夜坐聞寺僧誦等字中谿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  
宋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予遂  
操筆書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爲一編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  
寓此凡二十日而後去茲寺有高皇帝詩十八章鐫碑山門院  
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內  
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溪疊嶂承流  
水色瑩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寶玉之麗其名曰清  
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  
上建八塔以識武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宏聖寺有浮屠高二

百尺規制嚴整考之野史爲隋文帝勅建者或曰阿育王北行  
二里至點蒼神祠卽唐書載使臣與南詔設盟處也翠微有巖  
異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有問俗亭俯瞰  
城郭樓觀海波萬頃澗松縈雲巖雪映日酤酒更酌村人薦米  
纜食而甘之旣醉旣飽下山北行二里抵三塔寺宿寺有七樓  
八殿皆中谿重加修建者有書樓在焉因流連累日芒鞋藜杖  
相與入瀑布溪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石如盤盤中有一石爲  
瀑流所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錮石壁上有朱字詩爲濺沫所塗  
遠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構千仞之上非大力不能也壬辰登



帝釋寺松蘿蒼翠因止宿焉夜中靜默聆丁東琳瑯如琵琶笙  
簫又如琴瑟有頃而寂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峯曰應樂  
中谿曰豈山腹空洞萬竅遞響耶予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  
僧曰世傳空洞隕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釋爲天王  
中最尊故有天樂隨之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  
外事不可以臆見度其是非也癸巳北度兩澗至無爲寺寺有  
汝南王碑聲如玉磬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春山相求  
之詩聞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  
遂趨屋下避雨軒窗洞豁最堪遊目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

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谿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  
溪雨者是已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  
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  
疫山泉甘冽疫則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  
寺有仙女池沖舉石相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許至石雲寺沿  
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紫膠鶉乃移枕簟  
以息中谿弟仲春叔期季和豫煮鱖酒於叢薄中忽從滴乳巖  
旁出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因引滿盡醉是夜臥草庵殊覺快適  
甲午同上悉達場遙見瓦屋懸構於蒼烟之上扁曰中谿小隱



時已入夏猶圍火而臥晨起窺石洞探緣細路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堂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酉至陽溪歷遺愛寺觀舍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刹於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廬又西六里爲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蔚然顧道路崎仄且空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中谿謂予曰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泝水臥數溪峯庶盡點蒼之變耳已亥遊上關水月樓泛舟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搖落無僧又南閱青巔寺前巨人跡已乃南泛有巖飛出水面曰雞額山維

舟山隙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正向點蒼十九溪峯盡在几席山巔積雪山腰白雲天巧神工各呈其伎予曰此非點蒼真面目乎微公幾失此奇觀矣相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約二十畝可爲蔬圃草閒得柱礎石古瓦知爲寺場也往來久之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大類人居中可容二榻喜不自勝曰此可免結廬之勞矣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舟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不能復來勉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沄沄遵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深有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蕭條身無完衣指予舟中几案食器



互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其  
男子何在曰欠課爲官家所繫其情可悲也又南至鐵兩巖云  
是羅刹欲背盟逃逝大士兩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巖面如蜂房  
蟻窩大者棲鶻鶴小者巢蝠鴿聞舟人喧驚出而羣飛又南至  
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蠡篆不可辨識暝色欲來河水  
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龍祠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得此佳  
遊真如隔生事矣中谿與予廣和詩若干首彙爲一帙題曰蒼  
山雜詠云

張佳允遊安甯溫泉記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校士安甯畢將欲觀湯池先遣一  
力孥舟螳螂川厥明逕鹽井觀之鹽官令竈丁以皮囊汲鹵水  
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  
甯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畢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  
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  
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峯如削凹其中  
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  
有異術除妖坎山卽此又北行五里逕石淙渡故郡人楊少師  
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時名家則李長沙東陽陸



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  
次舟過若決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麗空中又北  
行五里水廻折作曲瓠形螳螂川多直北流至此週遶二里逕  
龍山下山川窈窕松石參差最爲佳境東岸一帶巖石砢砢上  
鐫曹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  
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肩大似  
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艤舟登其亭飯罷觀溫池而浴之池  
水瑩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甃甃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  
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旁亦有溫泉顧祠今廢矣浴罷風乎亭

上一峯對峙命觴相矚覺兩腋間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  
渝峽諸泉類多穢氣逆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爲海內第一湯似  
非溢美時日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  
之候亟渡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參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澗  
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  
耳余曾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朔望不爽自是造化  
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榛南行一里至曹溪寺寺在龍山  
之麓土人一名葱山草逕盤厯可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  
八百丈周遭七十里証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



滅王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闕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  
一樓顯敞右植木蓮花樹青葱可玩頽視螳螂川清漣如帶稍  
東一園鑿山石作几形桃杏薔薇屏架繁雜道上曝麴蘖數石  
余呼僧笑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道林好  
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觴出寺右一泉瀧瀧鳴亂莽間循泉散  
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  
石其中逢逢成響七八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  
乃水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蒼鬱如蓋坐樹下飲水甘  
之頽瞰平疇如波文可愛指顧太華巖巖遠近奇峯錯列杖舄

下問之皆夷名甚辱茲山也由東南下山復登舟逆水行夕陽  
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邱山寺與太極諸山碁布相屬復繫舟  
登岸里許至寺襟帶螳螂枕藉虎邱信一靈境前殿榜曰妙果  
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爲唐殿余觀之多  
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郡中烟樹萬家暮靄如罩遂從陸歸時列  
炬在門矣返署中追憶斯遊操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濯  
足振衣登高睇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奇出令人忘歸  
惜在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烟水空翠之間茲遊蓋  
萬里奇蹤也遂秉燭記之



羅元正橫山水洞記

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爲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田凡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帶水水卽滇池也池低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狀可立上游走丸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漑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卽旬日不雨土脈輒龜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度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橫山牆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爲渠引泉踰山而東乃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可鑿

議鑿其麓自西以跨於東五十有八丈村農合力率作紛若蟻之營埳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千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得先後繼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以樹爾功洞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支顛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數授之上下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曰得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檄舍人袁應登佐掾以轄羣工應登簡工之不習者請以礦夫代工可其請



召朱正輩二十人以屬應登余時參藩政同公往視指授向道  
分東西鑿鑿幾半而道不值予當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  
公請於撫軍曹公雲山巡按許公保字僉曰政在利民毋惜費  
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墮前功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競奮  
如命道果值實隆慶壬申之二月十一日也邈始事庚午凡二  
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卽議發先後五發帑凡  
百有十金而訖功敬亭公曰吾可休矣公與時不甚合久欲乞  
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  
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靈竅朗闢洞中可偃蹇行公復趣掾

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奄互得泉二十二道蜿蜒縈紆四  
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縮若  
白龍挾雨偕山勢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而東出噴薄淪  
漣堰潄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溉植者需滋畦者圃者  
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於旱槁民甚便之而德諸公之功乃  
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  
潺湲茲麓旣闢不淤不顛漑我稼穡充廩盈廛我公之績億萬  
斯年曷俎豆之以輸我虔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暘宜  
興人許公名大亨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浙江錢塘



人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丑進士

王士性汎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於中原而春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太華蘭若焉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道出碧雞關去會城三十里而遙蓋跋指之矣乃問途爲太華之遊循關右箐斗折而南五里至高嶢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臺曲池層樓翬榭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題構方新也至此遂俯昆明池余視步無餘皇乃買漁舟一葉命騶人跼跂臯陸獨挾一二黃頭郎汎

馬池一望五百里瀕西南隅俗號滇海滇去海遠水頃畝卽稱海下高嶢輕洲淺渚蒲葦颯沓長過人又稱草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罌麗而漁余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陰道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海水不及余東海一汧澳而風力差足畏滇中鎮日咸西南風春風較狂掠余颿墮水中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數里及太華山門葢宮琳宇輝煌金碧倚山隆起擬於紫霄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下黔甯祠覽其世像出文陛前兩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明飛丹如茵列繡如幄遊倦坐其下神懔懔復王疑入石家錦



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樓觀海危檣一粟水勢黏天顏以一碧  
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復流光於  
上山影爲藻荇據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戶宿鳥  
驚棲聒人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磻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  
室廬嵌空一如罨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稍  
近之一邨落居河之麋漁者織束楚以家旁置官署焉寺敞數  
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問南  
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雞碣摩碣乃入南庵邱亭香宇咸斬岩簷  
覆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刹廟復間一亭臺廟

爲雷神爲龍伯爲大士爲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爲迴瀾爲望  
海又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巖咸旁海岸時而驚濤拍空飛沫  
可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入  
真武宮最上升玉皇閣如鵲巢燕寢懸度飄搖雷祠龍井踏藉  
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疎朗北幽崛南庵橫截山麓而過金  
鋪綠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搏扶搖以上層層各十丈轉山椒  
斗大崖則宇一字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然北庵雖高僅見草  
海白蘋紅蓼楚楚有致若南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  
沒其中故大觀也下山邑令棹蘆舟以迓稍具舸艇欲放中流



以五兩尚顛復穿荻蒲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睨西山頂上丹  
堊之麗適當李昭道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杏花村余  
行滇中惟金瀾二江橫絡其他多積窪成海如洱海通海楊林  
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腹廣而頸隘且逆西  
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  
至劫灰出於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揚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  
池者不知幾更劫灰矣

鄒應龍阿迷州通靈洞記

夫物有祕而必彰事有開而必應幽贊神明存乎其人阿迷郡  
名輿地創始音稱之美孰敢議之頃予以綏遠無良致勤甲士  
惴郡氓心實惴惴思無道以永戢蓋往愆會羽書暇偵報郡南  
有巖穴數處舊爲通者數予乃輕騎率帳下士縱獵其場大蒐  
之山溪坳嶺步行且艱至一洞懸石峯崒詭譎週迴樹根盤拏  
蚪結條上造霄藤蘿纏挂覆如蓋圖畫所不能盡也下有水涌  
出分兩派注之溪會歸盤江焉洞門橫可容三四人予去戎服  
佩珥俯僂入列數炬前導初入壁逼仄下則水石交砌足踞踏  
徐捫壁登一石磴力躡之上頗寬敞懸石柱數四垂者倚者植  
立者變態疊出地皆沙石水痕鱗次氣蒸蒸如鬱再歷十數步



則一孔豁然透天日心目即爽朗又旋繞之如經數堂宇一處  
更高廣仰視之狀如龍盤鳳翔鐘鼓懸列紆舒屈曲珠纍乳滴  
浸淫蜿蜒鬼怪駭異真奇境也南崖下黯渺漂湑火燭之則見  
橫流洶涌波驚浪躍決如奔馬淵泓瀆瀑杳不可測志所謂以  
石投之深而雷鳴者也遂由故道出距巖而立反顧醒然如得  
問其名曰龍洞左旁石有標題曰南洞咸謂距此有洞三皆無  
此奇予俯而思之景與心會乃進郡守羅子星謂曰此洞名無  
謂夫有物有形名以形立斯為稱情茲洞也在治之南地為離  
方泠然中空靈源貫注一竅天開殆猶人之形合以神通造化

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祕今其彰乎郡之以靈名著茲非  
開先乎羅守欣然對曰唯唯夫郡名迷實未迷也迷以形靈以  
神也然人之靈非山川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固有待  
焉今郡醜跳梁干紀越常是迷人也田畝蕪於宵警行道梗於  
剽掠是迷塗也高山流水佳賞者希是迷津也公身率諸大夫  
士迅掃氛祲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家鄒魯而身孔孟山川生  
色萬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喻也山川効靈自今伊始名  
烏可仍舊哉辭未及終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蒐者執俘  
凡一百一十有奇遂繫之後乘予厚賞蒐者整轡言旋命掌書



者記之

楊師孔溫泉遊記

至人韻士往往以山水爲性命山不險不奇水不深不幽每至  
違性情毀形骸弗顧也若夫具深險之勝而又全幽奇之德惟  
滇陽城溫泉名滿海內束髮時思欲啜流揚波久矣讀用修先  
生暨先輩題咏積往古溫湯舊事點綴茲地不過一盆二盎耳  
歲天啓乙丑直指朱白翁具山川明眼季秋二十一日行旌按  
部茲土不佞孔代分守庖例遲節泉上是日宵征達陽城直指  
餞送禮成僅宿碧雞關二十二日方抵陽城郊迎後卽求訂泉

遊之約期以翌日是日午刻同閫率高子啓自螳螂川登舟謝  
大函方伯以車馬小憩州守編漁船障以布幄酒鐺茶董備具  
致頗不惡放舟而北曲曲山青灣灣水活漸入漸遠不啻剡溪  
雪浪中神已飛越矣日暮望山巒聳翠峯巖環抱不脫溪流疑  
入無縫而委婉有情固滔滔無礙柔櫓梧柳森映遙見斷雲孤  
壁一水橫玉似可攀可躡又似可入者詢舟子云巖洞奇絕政  
堪遊也余欣然舍舟從松陰禾畝徒步入巖小淺淖淖不能入  
旣則或門或屏或榭或軒或堂或廊或壺天或弱流或花巖  
或祕石或元竅或翠幕或紫絲障或靈光龕態度奇幻不能名



狀粗與高率足所至酬一觴期以來日探討洞之奇甲天下者  
不少非泉洞分奇卽寒温失正未有虛明洞朗如阿房椒石院  
院相比又如響屨長廊轉轉可步而一水流春禾田映戶想上  
古賞鑒真仙構先天能手將溪灣最趣處斷水淺山會萃爲一  
家亦大奇絕也洞盡展一坪轉入巖壑深處卽温泉矣一望瑞  
靄團結氤氳數家茅屋映帶紫翠明霞徘徊於上若不忍  
去入門望洋心膽俱熱大詫前人之未標其奇也噫嘻泉出碧  
玉嶼中如初沸鼎爐滾滾湧出一鏡鋪銀纖埃俱徹明砂淨礫  
粒粒可數中涵碧島如玉瑰瑋光潔與水色鬪奇目閃閃不能

定是夜醉中同高閩帥解衣汨沒如嬰兒入父母煖懷又如帶  
酒入初薰繡被屈伸偃仰無不隨意取足不意人世間有此極  
樂國也大凡遊人帶酸寒俗氣至此俱開暴戾血性至此俱化  
塵埃穢濁至此俱淨人我跡相至此俱渾塵情客念至此俱消  
蓋造化具此大爐冶一經煅煉自換凡胎恨天外遐陬爲神仙  
久私機緣淺塵染重者輕易未能一至耳二十三日辰謝大函  
亦至同泛小舸遲直指於巖之初洞天設具迎旌因巖發笑昔  
聞山岳動今則巖壑開矣歷壑探奇窮幽極險爲門爲屏者布  
以旌麾爲榭爲軒者浮以大白爲堂爲广者暢以笙歌爲壺天



爲弱水者雜以火樹爲祕石爲元竅爲翠幕者暢以鳴琴不但  
衆山皆響亦且寒谷春回薄暮侍旌節入溫柔鄉是晚燕於碧  
玉泉之北堂入夜移尊泉檻和氣春烟水光玉色雅懷高韻渾  
爲一氣掣泉而飲洗盞更酌命兩嬰童拍徑尺舟次第傳觴如  
飛仙太乙傲睨羣傑不知酒味爲泉亦不知泉色是酒生平泉  
遊當以此爲第一可以償萬里繭足東方漸白余就宿村居小  
樓山深嵐重僵臥幾不能寐推衾猛起命童子扶掖直走泉上  
箕踞片晌融融五體俱和卽池掬水盥嗽畢走聖水三潮赴直  
指曹溪廿四香積約夕陽登途宿祿脹二十五抵祿豐別直指

於響水公署舍熙和天界就風塵眉目一步一回首也茲境也  
畢竟是神仙窟宅諸洞天爲堂奧泉源丹鼎泉流爲仙液螭川  
爲門戶曹溪虎邱爲別業泉外奇石如林温流如海山花老樹  
奇草珠巖尚有祕而未顯者以俟後之賞心人若夫宇內温泉  
舊蹟稱香比色較味憐清特此泉之一斑自有昔人紀之不復  
贅

張佳允臨安三洞記

臨安古句町國治在滇之巽方勢最下達交廣界僅四百里氣  
蚤燠初春衣不能袷望皆童阜郡治博大而爽塏西北有水雲



萬象南明二洞者傳奇久矣余友賓巖何君海峯朱君日謀與  
余往余先往畢試事遲之乃丁卯花朝也繼得二君書不果來  
厥明與壁山盧君出東門北渡瀘江橋逕南營哨煥文諸山從  
右起連峯競秀環郡點黛行約兩舍至南明洞洞前亭三楹頰  
瞰羣峯足供杯酌與盧君握手步洞門門容二人似卑淺從右  
小石門俯僂入稍進四顧甚高敞白石勝玉鍾乳懸注物象瓌  
瑯巖畔若垂旒狀者不可殫述爰有天窓接啓不假炬光日射  
石室萬形可辨與盧君坐石上各數觥罷至洞底巖高四尋許  
上露大竅奇樹婆娑舞影落洞中又南明第一觀也出洞從左

登降巖壑可二里至萬象洞洞口半窺懸壁吐簷若廣厦與盧  
君倚駒奴肩下磴憩其門酌罷秉炬入百武許垂乳萬狀十倍  
南明中惟石輪藏特異卽雕刻不能到傍一小池如芙蓉容水  
數升余飲之甘清涼驚骨自是從者各牛飲其中不竭蓋天漿  
乎稍進一里攀磴上下亂石鈎衣前令數童子擊石鐘石磬余  
倚壁聽之聲曼曼繞萬竅此又南明所無再進一里許多支壑  
危石橫道深黑難測傳聞此洞杳不可極石路砢砢躡屩甚艱  
乃出洞陟磴道蹉蹕深沙中命二吏從前後曳擁始就平遂席  
地坐與盧君相對張吻作鋸木聲少息復北行折而東沿山麓



行十里道若之元復下山從西澗沿瀘江入水聲傾澗澎轟雷  
轉約二里至水雲洞洞舊名巖洞殊蕭索不稱余易今名云洞  
門峻啓霞壁刺天石堂窈窕顯敞寡匹垂乳如林難以辭敘少  
進則飛龕丹盤標舉秀發曲折其中如遵兩掖其石屏高雄吞  
東長津上垂石簾數丈若有天帝端居清虛之表令人正襟而  
立再進則秉炬望一竇迺江水奔流處不可逕矣余顧盧君謂  
茲洞明豁閱傑勝萬象南明遠甚致足樂也將理策返左右曰  
此前門若觀中洞更奇余與盧君撫掌曰有是哉遂由北行山  
徑羊腸舍輿而步可三里至中洞甫至洞口見飛巖截雲似墜

復倚一石柱從右撐拄甚奇與盧君列席坐沙上仰對蒼壁下  
臨江水蓋瀘江從前門入者伏流至此素湍淥潭迴清倒影特  
可稱心時指揮王某命漁者取魚數頭刺跳梓水中令庖丁擊  
之佐觴焉觴數行畢由左渡橋入時日射洞水巖懸萬類上下  
搖動最爲佳境稍入深黑前列大炬松燈百餘枝驅鼓吹十餘  
人傳響前導乃暨遠近旄倪來觀者幾五百人稍進一里許顧  
四圍石形玉立上懸下踞左詭右奇不可窮詰已而又進數百  
武石屏石柱瓏透藻麗又踰刻畫如是者百餘尺游人穿屏柱左  
右隨意雜踏此中敞曠不止容數萬人見空中四垂如蛟龍倒



飲如幢幡標建凡宇宙水陸動植物象洪纖悉備兩壁間千門  
萬戶不惟足跡難遍如昔人所謂目不周翫情不給賞者矣又  
沿水行一里部吏好事者用木塊上作梅花燈百餘盞浮水中  
點點星流參差相望余立橋上顧渚邊白石笑對盧君曰昔人  
探斗牛宮取支機石者豈足多哉復沿水行半里隱隱見一人  
立水中亟索長炬照之乃白石丈餘類大士像下有石鸚鵡似  
傍大士而鳴從者皆呼此水觀音合掌禮之又渡橋行二里許  
冥冥漠漠仰面環視四無界際碧潭澄渟寒烟縈罩間有腥風  
逆鼻神魄俱怖時從者各攜燈炬命盡燒之不下千餘火無光

焰初甚疑倏旋思之乃瀕洞深廣火力耗散仍命二三武吏取  
烽火數竿橫豎射之皆如行空中不能極乃知斯境高廣無量  
欲再探部吏皆作驚悚狀請罷一恐炬火難繼一恐太遠迷歸  
余忽回想距洞口誠寥邈矣遂返洞中皆平沙無援高降深之  
險出洞口時真似脫胎天府偶落人間徘徊靈境悵焉如失至  
洞口與盧君飯罷復酌几席間猶覺奇狀閃爍形在神往稍定  
與盧君談茲遊屬晴霽永日得徧陟且水落可梁非奇遭耶然  
三洞鼎峙五六里內同穴異戶靈祕相通分勝則南明透豁色  
色可喜萬象窅窅奇險過之水雲前門峻麗中洞宏瑋羅括二



洞之有煥發二洞之無千里長江東之如帶水勢隱見穿織雲  
根下交滙廣入于南海嘗謂懸乳垂象凡洞皆然惟深廣難卽  
深廣得江水蜿蜒又難使游人入則驚喜間作出則顧戀忘返  
子旅食四方州涉其八月所覩記蓋未嘗有以對盧君亦如是  
云爰思六合之內遠苞元毓萬類淵遐奇紀難狀仙蹤不及自  
非乘風雲轍騁駿龜途則三洞者僻寄南裔草莽前代肇自遠  
古顯於今日其亦斯地之幸哉姑掇大略未盡冥搜使山靈有  
知當警知已于千載矣因各錄一通以獻三君盧君名岐疑長  
秦人何君名鏗括蒼人朱君名潤身金陵人記之者銅梁張佳

九也

王奎雲龍山記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束如輳若蒼虬行天百靈景從蜿  
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木蒼鬱拔起如畫路人指曰是  
名石室中可坐千人又前數十里石巖嵌上而削下有峰數萬  
營戶其陽土人利其用旁有石洞一罈啓牖上其內平經行者  
夜宿其中足容百人云有虎豹蛇虺患其前石峯十數峯律雲  
表隱若城壁風松語天半可望不可卽一逕逶迤側入使有百  
人守之虎士數萬未可傍也其中皆山箐廣數十弓袤數里兩



海峽  
峯石筍如束草木連蹠雲氣出其間如白練奇形詭勢鬼鑿神  
局不相連屬如覆盂如巨牖如虎噬如龍翔鳳翥如玉女靚粧  
勇夫卓旂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峯盤固翠雲相盪  
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眇入忽意者必有安期羨門往來其間  
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木客之窟宅殆有神物爲之啓閉世有  
謝安靈運刊木通道奇祕當不在十大洞天日昃絕壑火光  
青熒疑爲鬼燐策馬疾馳宿小雲龍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算  
兩山萬石林峙雕玉鏤雪白光摩夾甚怪土人鑿山爲峽騎可  
通南卽大雲龍從絕頂鳥道斗絕雲霧間蹉跎數里不敢俯睨

一峯東轉屹若屏障可數十仞峭峻尤甚倚不得展進寸退尺  
而大雨如雪氈毳不可禦馬瘖僕痛水聲琅琅山禽鳴岡竹間  
若爲子言行不得者地主皆土酋通羅鬼書上毛倍于小雲龍  
而奇觀不及嗟夫昔漢武開西南夷議者以爲勤兵于遠以事  
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侔于中土宜乎王者之無  
外也

解一經游阿盧仙洞記

嘉靖庚子孟夏余來守是邦聞城西五六里有仙洞卽欲馳行  
僕夫以草深水濕告尼弗果越明年春二月政務休暇命僕持



流繫  
三  
炬往觀之遙見山石粗惡無秀拔處意其中無足佳者及至大  
洞口有石當門左傍有廊一連四隔頗露其奇行數步有小洞  
口止容一人匍匐而入亦有石當門又數步路甚狹若人咽喉  
然行數步其路宏敞深邃不辯東西南北也又下雕欄一週行  
數步下有彩雲一段左旁有大傘蓋一柄又行旁有甕二女供  
炊行數步旁有寶塔一峯行數步旁有獅象猿三獸固無全形  
皆顯其首行數步懸石甚多鳴啞各異以石扣之其聲有如大  
鼓者有如洪鐘者寥寥隱隱足聳聽聞行數步水滴有燈蓋圓  
深可愛行數步有擎天玉柱高三丈許身披錦繡挺然獨立直

抵于山頂真天下奇觀也行數步有水田一段牛眠其內行數  
步有瑤牀一張若施帳幔者行數步佛龕一座構簷結棟雖工  
于畫者不能模寫其妙矣行數步右旁陡下有水其深莫測大  
凡此數事特指其中有名者也至于上則層巒倒掛呈奇而獻  
巧下則羣峯突起鬪麗以誇妍千態萬狀莫非天造地設之景  
象神仙養道于斯所謂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者是已且山  
之外面全無秀氣乃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者焉噫山之中藏  
奇絕如此惜無人表章之前太守賀公有詩云雲散芙蓉露玉  
巔四時花果自爭鮮烟霞古洞蒼苔合仙境分明不浪傳太守



郭公有詩云誤入陰淪宮裏行恍然飛渡到滄瀛春遊白晝如  
長夜延賞渾忘寵辱驚太守朱公有詩云黑霧空濛白石尖曾  
聞仙子洞中潛公餘有客同清賞坐久能消六月炎三公但詠  
其意而已余固悉之以見其勝山左猶有二洞亦可觀云

郎瑛顏洞記

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開  
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闐然  
莫測顏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  
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

迷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  
備中洞獅象相峙於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  
白鷺青魚黃羅傘紅卓圍種種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扣之聲  
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珠頭總一髻左有青  
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卽  
人間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  
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也  
黃衷南明洞天記

句町之山多洞壑率幽深窅突非列炬不可入茲洞盤旋屈折



不能二百步而仰開三竇天光晶晶可別鬚眉蓋他洞所絕無也當口處僅一竅大如甕荒榛野蔓又從而翳之雖土之人無知之者今年秋余按郡歸安公暇偕大參芹溪沈君兵憲虹泉蔣君游萬象洞天過而疑之命從者從竅旁擊之聲逢逢然中若有應之者知其洞也遂薙而門焉直窮堂奧豁曠行可容數百人氣核水注脰腫凝結奇形詭狀紛錯空寂令人心驚目眩應接不暇昔人謂神仙之所窟宅非歎卽予謂茲洞自開闢來便有之顧今乃始見知于人豈造物者顧自祕靳不輕以示人耶抑亦待時而後顯也因名之曰南明洞天而系之詩云

錢邦芭華嚴洞記

自九重崖後東下十五里至悉檀寺田庄夜宿次早同無盡法潤仙陀眼藏還朴古道俱從庄後北行百步得一大山勢甚巍峻由山麓西折一里過水田又一山穹窿對峙傑立爭高循山趾北行左依崖壁右臨溪田於時新水方溢秧針乍齊縈青繞白別具幽致循山一里則山壁排峙高者數十丈卑處亦不下八九仞皆直立如削但少有凸凹嶙嶒大約如黃子久斧劈斲崖石作黃白色少間青黑一望五里迤邐不斷其中起伏三峯一峯圓而高聳有如擎甕正當夾凹處過此半里踰小溪上高



坂東望石崖雄列青黃錯雜而紋俱下注如飛溜懸瀑及至崖下洞門宏敞高九丈三尺濶五十六步門上及左右石乳飛懸倒薤流珠貫引凝結大小長短千百異狀因與諸衲子少憩洞口命沙彌自新煮茶飲數甌策杖緩步升陟幽探稍進則路漸高歷級數層進五十餘步洞之右別有一洞高二丈三尺廣九尺深六丈中亦具石柱石磴石龜石螺諸器具及崖穴突凹雲奔霞落之形余以為得所未見而法潤仙陀以為奇猶未足也於是更進過小洞數十步則洞穴奇分路徑岐雜斜穿倒迴急難辨認石髓滴注凝結冰雪嶙峋為筍為柱為劍盾矛戟森列

錯進或聳為塔高者一二丈大八九圍或結為芝蟠為菌纏絡牽引已極奇變更睇更進路漸昏闇命村農秉炬導而前徘徊縱觀石狀愈奇凝結其上者為幢為幡為纓絡為旗幟為車馬蓋為流蘇寶結針懸乳滴或迴旋滌委如波翻濤捲電舞虹飛而其羅列于下者或直而豎或斜而曲高下巨細有突者瘡者偃者銳者斬絕者人而踞者仙而飛行者佛而跏趺者牛而飲者犬羊而眠者又或蹲而獅或怒而猊或搏而虎豹或盤曲飛舞為虬龍鸞鷲及諸蟲魚變幻之形而其最大者則如庭如堂如廊如臺如几如屏如日如車如舟如廩因入洞半里愈暗列



炬數十四散洞中如列星亂墜人語嘻笑音蕩蕩空響相答不可辨洞左側懸石大可合抱從頂上倒垂而下長七尺四寸狀若懸鐘以石筵擊之噌吰遠震其音四應又其傍石脉張突高二尺厥狀類鼓俗謂之石鼓擊之逢然聲振一洞其下有石田畝澮澮溝界畫方整若可畱畚更進有小池水嘗注之不竭洞之盡處有一小穴人不能入蓋其深不可測也大約此洞深一里所濶狹不等濶處可百步高處三十丈周迴三里餘而其旁小洞潛通別穴曲透則不可窮紀至于石乳凝滴山氣孕結其中形狀怪譎偶有象類如干花散采雖鬼斧神工不能窮其巧妙凡人世所有固已無不備具而其不可名似更有舉世所不能槩者余止雞山八九十日探幽歷險無奇不搜以爲山川之勝皆我有也而孰知茲洞之奇更出意外旣歸而記之所以著意外之遭也

石洞上潭記

由華藏洞口南行下坡一里至上潭潭上有龍王廟廟前六步所有石坎水從其下湧出分爲兩派一流而西一流而南清澈可鑑毫髮潭中小魚數十頭土人不敢取云爲龍窟也又云田農遇旱祈饗潔誠禱之則有小蛇現水中長不踰二尺青黃五



色時或變易人試祈請易色蛇便入穴少頃果另易一色而出  
驗之不爽故土人神焉潭上大椿二株一直立潭北一斜倚其  
東潭北椿大二十圍東岸者倍之其枝多橫斜蔭覆潭上最下  
一小枝上可踞二十人其大者則橫空參天未易揣量樹根廻  
裹岸石濶丈許高六尺乍見者以為崖岸不辨其為樹本也旁  
有小樹數株亦大十圍多懸葛蘿風過飄揚如纓帶拖被潭中  
沙積湧積上列大石數塊水環繞上下因與法潤眼藏仙陀各  
坐一石取潭水烹新茗飲之味甚芳冽還朴云下更有二泉佳  
美相敵山水多奇真未易窮也

### 石洞下潭記

從小石潭循山麓南行二里下陡坡一百六十步見佳樹森蔭  
溪聲咄嗒急赴之則下潭也水出小溪中大石亂疊其下故水  
勢湧沸音響時變急湍迴咽較上潭為勝溪旁佳樹扶疎凌空  
交合其下積陰重覆希見曦景循溪而下橫石數層波流層折  
蘋藻交映又下二十步瀝為小潭葍苔被石翠碧淵澄旁生雜  
卉披委淪漣大堪娛慰溪潭以西悉皆平疇秧苗簇生遠風時  
交丁壯在田耒耜並修農事之美馳目神往恨不身親而村氓  
困於征輸咸以為苦惜哉



滇粵  
尹伸泛昆明登太華文殊巖記

昆明池者滇池也西南人字浸曰海吳越客小之考外國傳蒲昌蒲類青海鹿渾海皆不大滇合昆貢八州縣之水滙而爲池周五百餘里海之宜矣遷史謂其源廣未狹頗似倒流故曰滇或曰向西北流入金沙江取顛義自板橋南流瀟瀟已入望庚午陽月甫蒞官輒問游於里人魯將軍勉之勉之曰昆明南來太華西峙亂而登北折向安甯公蒞姚便道某不腆請備庖人余聞之欲躍二十一日巾車出南門勉之已艤畫舫見待舫從小河入二里許及池風日明霽水夫映徹此身已隨鳧鷖搖

曳兩月來塵土腸胃爲之一滌洲渾隱見蘆葦不時開合棹行頗澀土人所謂草海南盼洪源杳波澎湃小艇沉浮其間恨不逆扶搖而從之游西面巖林欲禱欲黜志之所之自相拘戾勉之出蘇長公赤壁一賦示余時正時詭具飛舞變幻之勢余幾効米顛自擲梨園奏伎什六作吳趨聲亦天末所不易聞派流三十里得厓又里許及華之麓始從南折復北而西蹇蹇回複約二里及寺被阪松杉干霄合抱杉多礪砢鬱崛霜鱗斑駁與蜀種絕異其夾墀而植者曰羅漢松曰線柏豎塵曳綬別是一觀山茶徑尺蓓蕾初開艷耀相奪寺窺於黔國以壯麗勝登紺



海峽  
殿自謂絕頂已從殿後仰之連峯復踞其上幽秀層縟爾雅所謂負邱者也余急覓徑僧南指示余謂明日文殊巖之道相去數武姑需之北爲黔國影堂又北爲客舍舍外老桂一株方盛開幽香襲人出迴廊得楊用修太史記寺田碑始知太華卽碧鷄之杪廣輿記兩志之誤矣從廊出得一亭甚豁亭前爲平臺矚昆明幾盡山色爲斜陽所蒸萬峰盡紫而百雉歷歷若動若定於煙水之上其間廬肆府廨浮屠蘭若參差可辨覺日來望牙而趨磴折偃屢攢眉腐心不可耐之地今俱在蜃市霞城虛無幻杳之鄉明 出寺門南行望數峰更不可徑始知勝情爲

俗衲所給宦中遊眺往往如此此途陰則松篁陽則巒磔俯仰則沃泉鳴澗幽絕之中忘其軼輶輿徒相半二里許乃拾級已及諸巖腰腋間從此而西稱殿者二稱閣者三稱宮者一濶狹隱見皆受法於巖巖納卽殿巖吐卽閣其互相蔽虧互相穿貫大略卽彼可以得此而涵虛閣爲勝稍西南一橋跨土石之窟從傍睨下谿訝然勉之以爲險橋之南爲徑尺許其內巖黏其外蟻引稍置足巖乃橫出半壁以相距距之內一枝亦復東出而閣基焉好事者竇壁之趾以通出入可二尺餘身非晏平仲那得由狗門余次且久之顧望窗櫺儼然波光瀲灩復不自禁



乃蒲伏蛇行以進已復侏儒入一鐵門乃及閣閣四隅垂空中  
勉之與諸小吏不敢近欄一步而余憑視頗久海之觀極於此  
循故道而下約一里爲彌勒殿殿右皆傍巖南行數武爲龍王  
廟有井曰龍井井之上卽所謂危橋也廟側一碑爲王子淵移  
文而用修志之跌頗泐凡缺五字文曰持節使者敬移南厓金  
精神馬影碧之雞處南之荒○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  
德無疆廣乎唐虞澤○三百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  
與倫陽兮翔○何事南荒也○子淵之移楊慎剽題以蜀嗣學  
貌蜀遠師簡氏紹○古南厓爰鳩漢字用彪漢詞滇之文獻尙

考於斯自此以南巖勢玲瓏石色秀潤用修紀移文於別石意  
自可念今宦客以其近體詩徧劖巖腹與漢人角可歎可歎又  
數十武爲海曙亭亭已圯百餘武爲文殊巖先是趙道人者靜  
修於此至文殊下度因以名巖自廟至此巖凡三疊涵虛據其  
中疊閣中瞰知足之虛而不知閣之所託從此仰視始知閣與  
基皆懸寄也而況身乎危矣哉登至此卽窮其南連壁十餘仞  
直逆洪流而上猿猴之技無所施矣下而東爲妙定寺復登舟  
逆流十餘里泊高曉又南二里爲太史祠中堂肖用修像廣額  
危巖頗有生氣再拜之餘慷慨欷歔幾不能去祠僧出太史遺



迹視之盈卷皆七言律首律近真餘皆贗然用修頗疎於臨池字以人重耳日晡因與勉之別

鑄局造句不肯下一直筆如志之所之自相拗戾與巖納卽殿巖吐卽閣極似龍多山錄及梓潼導江記○巳未秋予題額於文殊巖曰從壁上觀蓋言觀海也

張佳允游滇太華山記

游溫泉之明日發安甯東踰碧雞關循山徑南行徑左右多花竹流水藤越交蔭左顧滇池菱葦霜枯如黃雲布碧漢中稍下爲高曉村帆檣鱗次蓋賈人買舟處中有一庄一區昔楊太史

慎謫戍居此垂四十年而卒余作詩弔之又南行西涉支徑至華亭寺臺殿鉅麗林木蒼莽故多僧近苦差賦盡逃去寺亦稍稍就圯僅有山鳥送客爾出寺里許由大徑登太華廻折數盤兩僧持茗椀立亭右乃少憩寓目萬頃洪波行於木末又轉攀磴道長松茂草蔽日參天散步綠陰蕭然入畫至寺僧鳴鐘磬禮空王出視兩墀山木皆高二丈餘枝葉團扶萬花如錦雜以黃楊繞以松檜紅綠爭奇光彩奪目兼佛宇翬飛金碧輝映勝地良辰游人之稀觀也由殿右登石磴上一殿巋然石欄繚繞萬象畢呈最爲勝覽復下磴道歷左廊觀沐氏世像轉



入聚星堂有修竹數竿舞性石上可喜堂後爲香閣閣前老椿  
圍二丈蒼幹入雲蓋十餘年物右倚山接竹引泉入厨甕中飛  
流直下不煩汲取出堂飯畢過殿右東入一樓扁云一碧萬頃  
憑欄眺視樹杪可手挈殷濤聲疾徐相續而湖水空曠四際  
烟渚時夕陽既下太華山影盡落湖中波光蕩搖千峰俱動無  
何昏鐘鳴余返於堂間寢所橫榻香閣上是夕松濤四起窗月  
凌亂宿鳥驚棲忽暗忽寂至一鼓滿林大響如百萬楚師夜鳴  
刁斗聲撼巖壑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每鼓林鳥叫號  
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爲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

枕上口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雞啼蓋謂是也偶見  
東方生白髮啟四窗科頭倚檻見晨霧騰罩宛如銀色世界朝  
霞漸升射以赤氣晶光滌沍不類人間此又第一奇觀非信宿  
山閣難言也櫛沐後下閣飯罷由寺右小門出沿山麓羊腸仄  
徑捫蘿登降上懸歌石下臨湖水輿夷步險約行五里至北菴  
由朝天橋入靈官殿右登石磴至佑聖殿再上至玉皇閣勁風  
亂飈飄花如雨箕坐石欄中小酌見巨浸浩淼皆出胯下又折  
下過南菴路皆沿崖上覆若屋仰視朝天橋石梁飛掛巖上回  
思過橋時凜凜生栗道右一碑刻漢王子淵祠金馬碧雞文隸



法雅有漢體蓋楊太史移鑄者稍行至龍王祠下一洞泉涸滯  
鳴又東行連過三佛舍利像製妙麗棟宇炳煥一帶飛壁奇峭刺  
天巖畔多結構浪問之乃梁王避暑閣故址又稍東至碧雲深  
處負巖作小石室中塑趙羽士像前一石塔藏羽士骨羽士不  
知何許人有仙術茲山乃修真所是日晴霽曠遠無遺隨意命  
觴爽然自得下山登舟乘風挂席行黃葦中可二十里至省舟  
中回視華亭巨刹荒落生悲太華峻起翠微地形人力政足相  
雄南北一菴奇景天造平瞰湖勢瀾漫數百里北浮省城東浮  
晉甯崑陽諸郡邑前滙太華山復從海口背繞山後由螳螂川

逕富民會金沙江下流數千里合岷江入海昔人議欲從海口  
疏鑿達蜀江誠制滇之一奇竟以費巨寢又據晉常道將南中  
志謂滇池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余觀之信然至謂滇水  
多龍駒今不復見矣茲游也一月前余與陳憲長繡山登舟上  
太華是日大風甚寒各欲勝以酒力遂大酣肩輿上山寺覽畢  
分手余抵安甯稍醒口嘖嘖恨不觀太華書吏輩歷歷陳登山  
狀不覺拍案大笑茲游再憶昔所經覽杳不復記聞之兩省僚  
友皆擊節稱奇云

肖甫功名人故筆勢頗極軒敞已未秋予歸自浙東抵滇寓



之次日錢芷汀約游羅漢壁同往者袁蘇亭張小東萬香海  
宿玉皇閣三夜所見與記中無異時小東以籤字韻相難予  
連疊一律稿已失載讀張司馬此作山光水色似在几硯之  
上未審何日重結再來緣也



